

卷五



紅樓夢卷七十一

第七十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嫌隙八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了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  
爺快跟着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  
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  
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只是歡喜却又有些傷感  
之意又敘了些任上的事懦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  
罷賈政忙站起來笑着答應了個是又畧站着說了幾句  
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出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



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珠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概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甯兩處齊開筵宴榮

國府中單請官客甯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綿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婆家宴初五日足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奏一日至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伽楠珠



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棹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悄悄後來煩了也不過日只說叫鳳了頭收了改日閒了再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甯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王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

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眾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賅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恭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鬢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



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換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姐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膈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

笑道既這樣叫人請求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姐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



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  
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  
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  
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逛了一逛賈母  
等因又讓人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  
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  
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  
靜王妃畧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  
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却是邢  
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

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甯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  
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  
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的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間在園  
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  
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  
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裡來吃飯  
鳳姐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裡  
與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  
點着頭兒說道好了頭你這樣好心人兒難爲你在這裡  
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拿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



們奶奶吃了飯兒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  
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  
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裡有點心且點補  
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裡和他  
姊妹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  
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  
好猶吊着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子那  
了叢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  
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  
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聚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

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東府裡的  
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菓  
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  
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  
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  
小了頭聽了道曖噶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  
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  
聽了體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  
着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了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  
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丫頭揭



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着還遠些呢了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幾樣筆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了頭子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纔話都說了出來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甚麼人那兩個姑子

笑推這了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嫗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偕們奶奶萬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偕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甚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找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只問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了頭



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了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帳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燈燼燭出入的人又雜儻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

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說小了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餚餚請你奶奶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細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甚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



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進來見大奶奶一面  
又傳人便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裡派人看  
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叫鳳姐至二  
門上傳進話來了頭們出來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  
園內叫大娘兒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  
來到稻香村了鬟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  
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找人找不着因問你你既去  
了也不是甚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輪  
不大的事已經攆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過二奶奶  
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

你家去歇着罷沒有甚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  
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  
見趙姨娘因笑說曖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  
歇跑甚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  
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  
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進來你快歇  
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  
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  
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你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  
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捆他連我還有不是呢



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了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  
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没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  
放着門路不去求却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  
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  
太太一說甚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  
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攪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  
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  
了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  
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使隔牆大罵一陣便走來求邢夫  
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了頭白鬪了兩句話周瑞家

的挑唆了二奶奶現捆在馬圈裡等過兩日還要打呢求  
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爲要鴛鴦討  
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  
令探春出來自己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小人心  
內嫉妬挾怨鳳姐便挑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  
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  
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姪  
輩只便擺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腳踏  
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  
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璉之



續修新林  
母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  
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  
生得來好說話行事與眾不同心中歡喜便叫他兩個也  
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  
下面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  
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小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  
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頓大等帶領眾家  
人從儀門值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眾家下媳婦然  
從各房了鬢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  
來在那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

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  
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  
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愿意在園內  
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眾人  
賠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  
周管家的娘子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甚麼罪  
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  
捨米周貧濟老僮們先到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  
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  
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眾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着頭



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爲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爲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爲甚麼事鳳姐兒笑將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爲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甚嫵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阿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

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好的這是甚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牀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奧海將軍卽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



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攔着我送人的鳳姐兒答  
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說你  
不認得他只管瞧甚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  
以我詫異賈母便叫近來也細看着鳳姐笑道纔覺的發  
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  
道誰敢給我受氣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  
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  
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裡幫着兩個師父替  
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  
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

素的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間  
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  
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  
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筐羅內明  
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  
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  
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  
那邊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爲甚麼原  
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了頭知禮處難  
道爲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



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好氣兒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不說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們一樣照應儻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說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李執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了丫鬟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節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

麼於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執忙起身聽了卽刻就叫人把各處的头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趕不上李執道鳳了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踪兒不遠偕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罷還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泊一經損一經如今偕們家便好新出來的這



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者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着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

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殼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執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蠢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儻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又



瘋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若和他說話不是𦉳話就是瘋話  
了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  
都出了閣橫豎老太太也太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  
純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𦉳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  
這話哄誰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  
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  
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  
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會提燈獨  
自一人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  
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湘山石後大桂樹底

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  
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  
藏躲鴛鴦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  
梳鬍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  
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  
當賊拿了這麼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𦉳這  
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胆虛只當鴛鴦已  
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眾人知覺更不好且  
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



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  
不知爲的甚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  
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  
入影兒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反羞  
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  
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却羞的一  
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躲姐姐  
已經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  
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  
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  
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  
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  
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  
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畧等等兒  
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  
分解

評曰

賈母八旬大慶是極盛時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請見  
姑娘們賈母止傳探春邢夫人懷怨又因尤氏生氣  
王鳳姐暗哭寶玉又說人事莫定誰死誰活瘋話從



紅樓夢  
此以後家運漸衰已於極熱鬧時生冷淡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鴛鴦撞見後來兩人俱不善終一死  
於多情一死於絕情其實兩人俱是深於情者  
司棋之私情敗露引出繡春囊釁金鳳及搜檢大觀  
園攆逐晴雯等事此回敘事爲下文幾十回伏線

紅樓夢卷七十一終

紅樓夢卷七十二

第七十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肉突突的亂跳真是意  
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  
保不住帶累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  
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  
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  
定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  
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



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此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會睡覺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先就走

了因此有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暈倒懶懶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塌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偕們從小兒耳鬢厮磨你不會拿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脚走錯你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了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



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儻或偕們散了已後遇見我自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的。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自去獻勤兒。况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

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屋裡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了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着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是這樣的。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止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



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  
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  
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甚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  
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他不是甚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  
甚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  
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漚漚浙浙的沒有止住這  
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暖啣依這麼說可不  
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  
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  
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甚麼是崩不崩的你到忘了不成

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甚麼病因無心  
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  
了一二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了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  
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  
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  
媒婆朱嫂子因有什麼孫大人來和偕們求親所以他這  
個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了  
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  
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  
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



姐今兒貴脚幸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奶的  
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  
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  
來看我們又說巧得狠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為穿着這袍  
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  
憐省我走一輪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  
有甚麼話說的賈璉未言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  
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尙來  
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拏過來擺  
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帳還有一筆在這帳

上却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  
了我兩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  
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  
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  
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  
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  
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  
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  
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  
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



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  
們昧下那是甚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  
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  
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想  
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  
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  
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畧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  
說着便罵小了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乾淨盞盃把昨  
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盃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  
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

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  
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三二  
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  
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  
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  
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  
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  
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  
半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  
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甯撞金鍾兒一下不打



鑄銀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了頭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裡不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去找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儻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饑荒去儻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却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鳳

姐笑道你說謝我甚麼賈璉笑道你說要甚麼就有甚麼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甚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你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



看你家甚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就說  
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証把  
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  
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甚麼這樣的你  
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甚麼多的沒有這還能說先拿進  
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合口墊背忙  
甚麼呢賈璉道何苦來不犯這肝火盛鳳姐聽了又  
笑起來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  
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  
他上個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個男女留下也

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爲  
你想得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  
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  
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做主就成了賈璉  
便問又是甚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甚麼大事旺  
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  
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  
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  
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



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甚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想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見試他心裡沒有甚麼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

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甚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放心你且去我明日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作媒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



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帳目一概趕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坐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爲的是日用出得多進得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了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千兩銀子還不設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干奏萬挪的早不知過到甚麼破窰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偕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

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白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拆變了不設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個夢說來可笑



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姓名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偕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甚麼話一年他們也搬設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

奶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甚麼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得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兩銀子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



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  
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金盒子來裡  
面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  
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  
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  
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  
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  
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  
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  
口一千兩我畧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

少這會子再發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  
伏侍着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舅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  
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  
之孝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  
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得長只怕將來有  
事僧們甯可踈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常不是只是一時  
難以踈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  
來往那個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  
再打聽真了是爲甚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椅  
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



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  
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回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  
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  
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  
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的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  
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  
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  
滋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  
少大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  
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

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題起林  
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  
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裡的  
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甚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  
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  
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  
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情彩霞那孩子這幾  
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他  
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裡  
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



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會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

管他就是了這裡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準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了頭他去了自然將來還有遂遷延住不說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



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了頭一個與賈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王鳳姐之病來旺兒之橫於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婿失所鳳姐之違禁放債亦於此回引起

彩霞放出爲司棋晴雯等被逐引子

榮府日用不敷賈璉支持不住爲漸漸敗落氣象寫

賈璉畏懼鳳姐胸中全無主意描畫入神

賈雨村降官爲甯府敗事引子

彩霞鍾情賈環賈環無意彩霞一則見彩霞見識遠

不如晴雯鴛鴦司棋紫鵝等一則見賈環輕薄遠不

如寶玉

鳳姐夢人奪錦是被抄先兆

事有做不成話有說不完者須用意外一事剪斷如

柳絮填詞議論紛紛則以風箏一響剪斷趙姨求情

刺刺未休則以臆屈一響剪斷是文章脫卸法

紅樓夢卷七十二終







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甚麼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麼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着實留神說着回身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寶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甚麼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

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裏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本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一過一時之興隨着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入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



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勸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畢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

與自己讀書不列其要者一房了養門都不能睡襲

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甚麼蹄子一個個黑夜白日挺屍挺不殼偶然一

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扎

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了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甚麼寶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



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勸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畢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却累着一房了鬢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甚麼蹄子一個個黑夜白日挺屍挺不殼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扎

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了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甚麼寶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



大衣裳纔是麝月笑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心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眾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卽喝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脫此難忽然逢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嚇着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第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就不是還拿這話

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得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衆人皆知寶玉着了驚嚇病了玉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却圍牆上夜的小廝們於時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賈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道有此事如



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的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為熬困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鬧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

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為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論殊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儻有別事畧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



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  
動怒誰敢狗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盤查雖然大家賴  
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  
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求  
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利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  
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廬房內柳家媳  
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  
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  
散與家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  
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園廁行內又

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  
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  
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  
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  
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  
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  
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  
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  
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自道理寶釵等  
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



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閑話了  
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  
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  
內的小了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  
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着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  
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了頭又得個什  
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  
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  
得體肥面潤兩隻大腳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  
無知識山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爲傻大姐若有

錯失也不肯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  
後掏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  
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  
癡了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  
架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  
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  
太真個說的巧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着便送  
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  
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  
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



素日是個傻了頭已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己便搵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且到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偕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無法兒况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

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道可是甚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帶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了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了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淨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



請他自己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  
了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  
送至院外方回綉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  
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  
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  
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明白說沒有收  
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  
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惜春道何用問却自然是他拿  
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  
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

出來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何會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  
性格所以纔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裡將  
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弔錢來替他贖了  
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省事些好甯可沒有了又何必生  
事綉橘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事來將來連姑娘  
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  
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爲他婆婆得罪來  
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  
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鳳  
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綉橘說姑娘



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臊還臊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綉橘便說贖金鳳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要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

說五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綉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綉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偏偕們就這樣了是了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裡饒添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綉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



口道做甚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帳姑娘要了些甚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那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碍不着你甚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綉橘倒茶來綉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道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儻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免強過來幫着綉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

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着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櫳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牀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道沒有甚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纔聽見甚麼金鳳又是甚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和誰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



綉橘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甚麼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卽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俗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甚麼要甚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釵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媳婦生恐綉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

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關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的頭哩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出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



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那玉柱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又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侍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綉橘道你不知道我們這屋裡是没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

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嬷嬷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捏造假帳逼着去討情和這兩個了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得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自然有此驚心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媽姑娘怎麼樣爲是當下



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甚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没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家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尙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小鵲報信一層暗寫趙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寶玉平日爲人人所愛

寫寶玉溫理舊書無從溫起又時時刻刻分心在了頭身上妙景如畫

小了頭打盹撞壁上一響引出墻上跳過人來不肯一筆鵲突且與前兩回風箏應雁響聲隱隱關照晴雯教寶玉裝病故意亂鬧因此惹出金鳳香囊等



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殞命害人即以自害報施甚速寫迎春懦弱可憐異時之受婿折磨已先為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檢亦先為伏筆

紅樓夢卷七十三終

紅樓夢卷七十四

第七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甯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信更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嫵嫵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



去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爲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時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金釵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

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甚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甚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望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曾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



且笑一槩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  
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  
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歎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  
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  
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  
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  
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  
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  
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

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  
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没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  
太太那邊傻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上房  
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了  
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了  
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家小了頭慌了都跪  
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甚麼  
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  
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  
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甯可借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



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  
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個們也要使呢鳳姐道狠不必我沒  
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  
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  
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借  
們過失正在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  
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  
個貼已小了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  
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  
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着

眾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自  
已坐在台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  
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  
來說你賤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  
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  
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  
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  
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了頭拾着不虧  
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  
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



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歎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來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尙未揀得儻或了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辨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

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做着內工繡的帶連穗子一槩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總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逛去况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儻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甚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些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



也不算狠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况且園內了頭太多保不住多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擦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語很近情理因歎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一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象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

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出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一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過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生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歎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了頭像人餘者



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甯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卽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

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鬟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爲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敢說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有的常情跟姑娘們的了頭比別的姣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都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了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



別人縹緖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强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了頭我心裡狠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儘兒這了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了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已忘了那日的事不

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怏怏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儻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了頭過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是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甚麼小了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爲無碍及



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斜髻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

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甚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道我体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甚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會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爲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



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  
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  
玉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  
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  
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臉  
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  
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  
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  
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  
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

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  
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事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  
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的冷不防帶着  
人到各處了頭們房裡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  
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  
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  
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  
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  
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  
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



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燈油蠟燭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賊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爲何直撲了了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

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嚙啣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番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查你們叫番呢我們就番一番不叫翻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



事的奶奶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礙着  
湘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  
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  
搜你的偕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擔不  
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  
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  
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象人都道盡都  
細翻了沒有甚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  
孩子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  
既然如此偕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看一逕出來向王善

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偕們  
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  
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  
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  
些人來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  
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  
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了鬢房中也一一開箱  
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  
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  
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



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况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俗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算甚麼希罕事撻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鵲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帳亦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遂命衆丫頭秉燭開門而待一時

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了鬟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了鬟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



那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  
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  
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  
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得日子  
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  
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偕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  
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故人說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  
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  
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

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  
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  
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  
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  
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  
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  
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  
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  
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  
他想衆人沒眼色沒胆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儗利



響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  
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常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  
認真單慳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乘勢作臉因越眾向  
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  
我都翻了果然沒有甚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  
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咱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  
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  
甚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  
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  
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索性往我動

手動腳的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着  
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  
該拿我取笑兒說着便要親自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  
的翻省得你們叫奴才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  
理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  
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  
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甚麼姑娘氣着倒值多  
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  
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  
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



了個沒臉趕忙躲出廳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甚麼探春喝命了鬢你們聽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歹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

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鴨來彼時李紈又病在牀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鬢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甚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尙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甚麼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鏤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奸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鞋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嬖子



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  
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見了  
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  
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  
可恕只是不該親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甚麼不  
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儻是偷來  
的你可別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  
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  
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若問的只是真賞  
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

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裡人多  
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若  
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有一個  
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  
倒要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和這些  
了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背照顧他鳳姐聽說  
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  
對明再議誰知那張老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  
保家的在那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  
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鬪了兩次口彼此



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攛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甚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着了鬟們也纔要睡家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了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道也沒有甚麼

東西才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甚麼話有沒有纔要一樣看看才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看帖看帳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察覺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尙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再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寄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



續修宋本  
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帳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免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

四人聽說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問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雅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奏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得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報眾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愿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兒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



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贓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診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嫗嫗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執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爲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

我的了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了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便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甚麼又有甚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



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事非的我還尋事非成個甚麼人了况且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幫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穀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衆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馱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

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裡識得出真假心裡分得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又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甚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槩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甚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令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爲甚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事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上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



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  
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你  
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卽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  
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  
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也不答應一  
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搜檢大觀園是抄家預兆杜絕甯國府是出家根由  
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僻三人  
身分不同可知結果均異

鳳姐向王善保家的說要抄揀只抄揀偕們家的人  
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說這  
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試問林姑娘獨非親  
戚乎則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給月銀一端宜乎其日  
以淚痕洗面也

侍書之說話鋒利晴雯之性氣躁急及入畫之哭訴  
實情司棋之並無慚懼各人肚裡各有主意而司棋  
之視死如歸已如此定念

鴛鴦偷賈母箱子於此回補出又帶寫邢夫人之見  
小貪利王鳳姐之善於安頓三面俱到



紅樓夢卷七十四終

紅樓夢卷七十五

第七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住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嫗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甚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



往前去仍往李執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李執  
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牀上正欲人來說些  
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執  
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甚  
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  
那裡有甚麼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李執道昨日人家  
送來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盃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  
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了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  
晌尙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執忙  
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

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醜臘能着用些李執道我雖  
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  
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着  
一面洗臉了頭只灣腰捧着臉盆李執道怎麼這樣沒規  
矩那了頭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  
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殼使的了李執  
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  
事究竟殼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  
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二人忙說快請時寶釵  
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



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甚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麪茶李紈因笑着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

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甚

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採了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偕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



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趁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了頭也不犯合你愜氣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唬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着罪吃不退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

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了頭病着就打發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作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了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話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



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偕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議偕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吩咐過幾次燻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麩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蘆醬來

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盃着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幾樣看不出事甚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盃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點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盃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甚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盃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盃便吩咐將這粥送給



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家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

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穀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眾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着小了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了頭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了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



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了鬟媳婦也都乘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聽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廳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

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鴿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鴿子賈珍不好出頭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鬪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鬪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厨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悞了武也當習况在武蔭之屬遂也命寶玉賈環賈琮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爲由晚間或



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鬪熱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已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馱公子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裡

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廳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冲帳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攬着一個小么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盃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真是些沒良心



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的兒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抿着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攬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因笑道還不給大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甚麼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

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腳把你兩個討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癡拿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鐘酒灌在傻大舅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揚着臉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搯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惱氣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



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八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家裡也很艱窘你三姨兒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找邢家的家私也就殺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我沒錢買珍兒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直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敬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

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理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私氈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動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噉出些甚麼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却全了只得



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偕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愿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噠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

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一腔羊備了一桌菜蔬果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擲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真令人魄散魂消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歎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竦然賈珍忙勵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



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  
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榻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淒慘起來  
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似不似先前明朗象人都覺毛髮到豎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裡也十分  
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姪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是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鎖

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站賈珍來了都一一見了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設了且別貪力仔細勞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罪了賈珍答應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



以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偕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家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煙晶豔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着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

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天打掃况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踈散筋骨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有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園隨從下透迤不過百餘步到了土山峯脊上便是這座廠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廳前平台上列下棹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棹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偕



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十四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於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空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於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酒那眾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冷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

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愿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杯賈政執壺斟了一杯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於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



在朋友家裡睡着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澹澹就饒你這男人只後給他澹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腳腌讚只因昨晚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眾人又都笑起來於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蹶蹶不安偏又在手他中因想說笑話儻或說不好了又說

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卽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前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



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嫗嫗出去吩咐小厮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

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的心多着呢。眾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按席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裡，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



意總然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  
只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  
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得  
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  
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俗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牕螢火  
只要讀些書比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  
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馱子來所以我愛  
他這詩竟不失俗們侯門的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  
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  
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

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  
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  
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  
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  
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出去了  
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甯府荒淫作惡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靈悲歎其一  
敗塗地自當不遠

甄家抄沒是賈府抄家引子上回於探春口中微露



一句若不補寫明白便有疎漏若竟細敘原委難免  
冗煩今借老嫗們補說不露痕迹

寶釵不可不做不得不去是寶釵身分且爲園中離  
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說破妙極

敘賈珍堂中飲酒賭博及邢薛二人浮蕩模樣全是  
敗家所爲

賈珍夜宴鬼爲悲歎與賈母賞月大不相同一敗一  
復於斯已見

寶玉賈環詩不明寫出最爲得體且文法亦見變換

紅樓夢卷七十五終



程